

地方党史漫谈

民间采风

寻访革命老区
江垭古镇

□ 戴楚洲

江垭镇是慈利县第一大镇，也是湘鄂边陲重镇。虎年隆冬，受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委托，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陈能宽故居举行湖南省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陈能宽故居坐落在江垭镇。

当天，我们也寻访了江垭镇名胜古迹。这里是一片革命老区。

江垭镇位于慈利县西北部，总面积298平方公里，镇政府驻东河街社区（居委会）。江垭物产丰富，盛产金香柚、柑橘、杜仲、雄鱼和银鱼等。江垭林场北山的杜仲林，是世界三大杜仲林之一。江垭镇，也是南北大侠杜心五、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和红军将领张德等历史名人出生之地。

这是一个具有千年建置历史的文化名镇。因地处溇江（又名溇水）、索溪（又名索水）交汇之垭而得名，历来是湘西北政治、经贸、文化、交通的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地方统治者、澧州知州刘仁霸曾驱使土家先民在索水入溇之处立木栅为城，始筑兵寨，索口寨。1930年，慈利县二十一都正式建立江垭镇。江垭古建筑群从溇水古渡月塔至跑马场，长达1500多米，俗称“蜈蚣街”。街道依山构筑，多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封火墙木建筑，保存完好的丁字街、兴隆街和东河街等石板古街，全为前店后商铺。目前仍尚存陈能宽故居、唐承厚宅院、吴国全宅院和刘氏祠堂等十余栋土家族建筑。2011年，江垭古建筑群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垭镇九溪村是座古老边城，因周边的索溪、喝堡溪、南斗溪、大富溪、龙馆溪、书院溪、大河溪、下闸溪和秀水溪九条溪水在此处流入溇水而得名。明代《隆庆岳州府志》记载：九溪在慈利县北九十里，以喝堡溪等八溪会索口溪故名。相传坐落在九溪城北的兴国寺始建于唐代，现存兴国寺残碑。为防范少数民族反抗，湖广都司于明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九溪设置九溪卫。其辖区甚宽，统辖麻寮所、添平所、澧州所、安福所以及桑植宣慰司，统治澧水流域鹤峰县、安乡县等十县。同年，九溪卫指挥吕成、韩忠等人督工采木伐石，始筑卫城，屯兵把守。

九溪卫古城共有四个大门，四门之上各有城楼。东门叫朝天门，南门叫迎熏门，西门叫定边门，北门叫拱极门。在八宝街创建卫署，居住军政官吏，主管政治；卫城西游击署（址在今九溪完小）专管军事，在这里，现仍存有打靶坪等古地名。

清代康熙年间，九溪营副将李承恩率兵捐修营寨。东南修建炮台，城中心十字街有钟鼓楼。文人学士常来九溪观赏名胜古迹，曾留下百余篇题咏诗文。明代作家孙期亿游览仙侣洞后，写下游记《仙侣记略》。明代万历户部尚书陈世蕴巡视九溪卫，咏《登九溪城南楼》诗称九溪“饶歌鼓吹咽江流，小队元戎此胜游；天设画图山远近，地蒸岚气树沉浮”。九溪卫儒学教授黄汉《九溪舟次晚泊》所描景致为“片帆如画里，柳秃暮烟焚；绿水煮红日，青山帐白云”。九溪卫城南、北城门保存完好，九溪卫城北门残留长达千米的城墙全用石头、砖块垒就。九溪卫古城墙如箭弓，南北街道似长箭。一湾溇水绕城而过，滋润土家族古民居。踏上九溪古街，仿佛进入时光隧道。在卫城民居中，可见安氏大宅等百年老宅、木雕窗和封火墙等10多栋明清时期土家建筑。

2011年，九溪卫城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九溪卫城寺庙甚多，有兴国寺、文昌阁和文庙等29处。兴国寺位于九溪卫古城北部，规模宏大，共有牌楼、金刚殿、大雄宝殿、梅花殿、方丈室五殿和两口明钟。历代文武官员、迁客骚人游此，多有题咏。明代工部尚书周叙《兴国寺》诗有“玉阶得进三分地，挽转唐虞第一流”名句。慈利二中内现存的兴国寺梅花殿（又名八角楼），两层屋檐，造形美观，结构严谨，技艺精湛。其1983年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10月始，湖南大学考古系和慈利县文物局组成考古队，对九溪古城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古，采用清理、拓片、钻探、试掘等方法，发现大批文物古迹。九溪古城保存完整，对研究明清时期卫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专家一致建议九溪古城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垭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军事重镇，任弼时、贺龙、萧克和袁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江垭开展革命活动。江垭镇属革命老区，至今仍保留着红二军团江垭扩红旧址等革命遗址，流传着《红军四打江垭》等革命故事。1929年8月23日，贺龙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向江垭推进，陈策勋、熊湘熙部闻风而逃，红军长驱直入。8月25日，红军指战员在江垭与徐小桐部接触以后，徐小桐部撤走，江垭遂为红军占领。1933年1月，贺龙率领红三军向江垭进击，守敌朱际凯部逃窜。1月19日，红三军占领江垭。1934年3月19日，红三军攻打江垭，将朱际凯团击溃，占领江垭。次日，又向杉木桥进发。21日晚上，仍然折回江垭，进攻前来围剿的慈利县团防兵，歼敌甚多。1935年4月26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军团打败江垭守敌徐小桐部，红二军团政治部进驻江垭镇古建筑刘氏祠堂。任弼时、贺龙、向应在此召开团级以上军官会议，并在江垭一带开展扩红军工作。

2011年，位于慈利县江垭镇东河街的红二军团政治部旧址随九溪卫城及江垭古建筑群被湖南省政府一同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被市委宣传部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年，被市委党史研究室列为市级党史教育基地。

江垭也是旅游大镇。近年来，其以江垭水库平湖游、江垭温泉度假村、溇江漂流、龙王洞景区、九溪卫古城等为主的旅游景区逐步升温。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溇江风景区成为张家界东线旅游胜地；江垭水库风景区，山水交融，孕育着溇水的幽湖、古木、奇山、峡谷，龙潭湾、恶龙潭、穿眼洞、明月山等，峻险丽绝；江垭温泉度假村是张家界唯一一处仿古式半露天温泉，为4A景区。

秦雅大学毕业后，已经步入社会工作三年多，眼见一步一个脚印，就有好运到来，但是多次疫情来临，在疫情反复期间，公司受到牵累亏损，自己也失去了工作。长期疲劳工作造成的慢性疾病和对未来的焦虑迷茫一起困扰着她，致使她心情烦燥，一时不能自己。此时，奶奶打来电话，说多年未见到秦雅了，很想念她，要她回去让奶奶看看，也看看家乡。秦雅想起自己在乡间的童年，想起奶奶对自己小时候的照顾，想起自己多年没看到奶奶了，心里开始愧疚。自己作为太白人，秦岭的太白，她还没有端详过它大美的容颜，想来也不应该。于是，她决定带上行李和摄像机，回家乡一趟，好好看看家乡，好好看看太白。

一路上她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一幕幕如电影闪过，不知不觉就到了家乡。然而赶来接她的人她却不认识，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我叫杜生银，大学毕业就来了这里，西安人，是这里大鲵厂的技术员。秦雅一听，难怪自己想不起来，村里并没有这样的人。秦雅跟着回家，一边走一边问：别人大学毕业后往城里跑，你为什么却从城里往农村跑呢？小伙子答：这里需要我。一路上，秦雅认真地观察了，乡村里道路多了硬化了，山里的树绿了长高了，村子里的房子多了好了，但田地却也荒芜了一些。村中老人渐多，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包括秦雅的童年伙伴，此时都不在村中，几乎都去了城里。山后相邻村子的村民，已迁移到周边村，政府帮助修的房子崭新而时尚，与同村的房子不一样。秦雅记忆里的大叔大妈，有

的去了城里跟儿女同住，有的成了留守老人。

回到家，一见到奶奶，秦雅就抱住奶奶。奶奶一个劲地说：孙女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看看，好好看看。站在一旁的杜生银傻傻地笑着，奶奶一转身见了，忙说：你也很辛苦，经常帮我忙这忙那的，坐下喝茶，马上吃饭！杜生银说：奶奶，饭就不吃了，我厂里还有事，您有事再叫我就是。说完与秦雅扬扬手就走了。秦雅道声谢谢，看着杜生银远去的背影想：小伙子还蛮实在的，喜欢帮老人办事，这样受奶奶喜欢和信任。奶奶见了孙女，总有说不完的话。秦雅告诉奶奶：这次回来，主要是看奶奶，顺便办两件事，一是拍苹果园的照片，一是拍太白秦岭的美景，想搞一次摄影展。

第二天早饭后，秦雅与奶奶说一声就去了苹果园，从周边一直拍过去，不同角度，不同选材，一连拍了两天。回到家，她调选了一些好的照片给奶奶看，告诉奶奶：今年肯定是大丰收年，您看这照片上的苹果美不美？多诱人！奶奶看后，一个劲夸孙女：孙女是大师傅了，拍得太好了！秦雅说：丰收了就好，乡亲们就可以过个丰收年了。奶奶却说：丰收不丰年啦，山里苹果卖不出价钱，到头来大家空欢喜一场。秦雅说：奶奶，我们这么好品质的苹果，在城里是要卖上好价钱的。奶奶却叹气：乡里人难啊，太白山里就更难了。许久没有了秦雅的回声，奶奶转过身一看，沉思中的孙女坚毅地说：我来想办法。她告诉奶奶，从明天起将要上太白山拍秦岭，把最美最亮的景色拍下来。她对奶奶说：我准备

不走大路，走小路，寻着美的影子走，三天时间够不够？村里有没有熟悉的向导？奶奶说：不用担心，我为孙女找向导。

早上起床后，奶奶已把早餐做好。让秦雅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正吃早饭的时候，杜生银来到家里。秦雅客气地邀请他一起吃早餐，他说：不用了，我在厂里已吃过。奶奶说：又得辛苦你啦，我把孙女交给你，一定给我好好地带回来。杜生银笑着说：请奶奶放心！那上面我们走得多了，很熟悉了。

吃完饭，杜生银递给秦雅一根拐杖，说：拿着，我也有一根，走路拄着轻松，山中可以防身，如我一时来不及，你拿着它多少可以抵挡两下。说完就笑了，并示意她在前边走。说：你追寻着美的影子走，我跟着你的影子走。秦雅也笑了：你很幽默啊！我为你不太说话呢。杜生银说：

你我两人，不多说说话，那样会少了乐趣的。就这样两人边走边说，有时停下来拍照，不知不觉来到半山腰的一块草地，时间也早过了十二点，两人便决定吃带上的食品。下面垫着报纸，摆在草地上的东西很多，秦雅问：怎么回事？我叫厂里食堂给我准备的。秦雅问：你为什么来村里工作，那天说得太简单，今天可以详细聊聊吗？回答得已经很全面，这里需要我。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这几代人，确实在观念上有点不对，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宁肯跑去发达城市送外卖，却不懂珍惜自己的专业去边远山区奉献智慧。大家都去了大城市，乡村振兴怎么干？祖国富兴崛起，不能只看发达

城市，要看全国，更要看农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未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未来，也要选择好自己的今天。秦雅听着，心鼓好像被敲响了，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午餐吃完，两人继续出发。秦雅问杜生银：你对太白很熟悉，你觉得这太白秦岭最应该拍到的是什么？沉思了一会儿，杜生银说：追寻美的人，处处是美景，但最有拍摄价值的是晚霞中的秦岭远景、晨曦中的金色阳光。一个在晚霞中深沉远阔，魅力无边；一个在晨曦中朝阳初升，充满活力。其实，它就是人生的两种不同状态，让人遐思！秦雅说：好的，我会抓住每一处美景。但我们这一趟主要拍晚霞和晨曦。

整个拍摄，直到第三天早上才完成。秦雅与杜生银说：我们下山吧。您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想为家乡老百姓办一点事，但这得托您一起帮忙。我想去全国各大城市举办，秋冬季苹果农场产品直销活动，帮乡亲们卖苹果，您看您能不能组织统一收购？另外，我还想同时进行《人间天上》摄影展为苹果农场产品直销做宣传，直销到哪座城市，摄影展就进行到哪座城市。您看行吗？我想做晨曦中的金色朝阳。

另外，还有两张照片没照，一张是大鲵厂门前，一张是我家门前。在那里，我想照上我俩的合影，我要让它们和你共同见证晚霞中的秦岭远景！秦雅说。秦雅的一番话，让杜生银一时怔在原地。但缓过神来马上开心得不得了：好的好的，我全力以赴支持！说完，背上包大踏步跟了上去。



冬日秋韵 李陶 摄

文化视窗

文人的遗憾书事

□ 江舟

前，他依旧在多方寻找自己的藏书，这些丢失的藏书成为刘文典后半生的一块“心病”。

吴宓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因受陈寅恪的影响，非常喜欢购书。在美国读书，除去日常开支，吴宓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宽裕，有一次逛书店，他看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有19巨册。看到这套书，吴宓欣喜若狂，节衣缩食了几个月，花费了60美元，把摆在书店的全套《莎士比亚全集》汇编本分两次买了回来。回国的时候，吴宓费尽全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这套书籍就一直跟随在吴宓身边。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在颠沛流离之中，数次搬家，因为没有合适的存放场所，携带这套书籍既费钱又费力。1947年，经济陷入困窘的吴宓只有把全套《莎士比亚全集》汇编本出售给孙大

雨，这套与吴宓相伴多年的书籍换了主人，让吴宓难过许久，后来，吴宓再想买一套《莎士比亚全集》都最终没有如愿，犹如恋人一旦分手，便永不能相见，在吴宓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藏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全家生活陷入困顿之中，到了无奈下锅的的地步。无奈之下，只有选择卖出自已多年收藏的藏书，他在《售书记》中痛心地写道：“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堆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内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

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只能不断地编目、出售，不断地伤心。有了眼泪，也得往肚里倒流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上，只千万不要藏书。

文人多是爱书的，当文人或丢书、或卖书，犹如是丢弃、卖掉自己亲生儿女一般，那种无奈、不舍或痛苦，只有读书人自己才能深切感受。

平凡人生

山路边的结草人

□ 张凌云

根草，顺着看不见的轨迹绕来盘去，那花便盛开了。接着拿起另一根草，在第一朵花的藤枝上反覆萦回，再在适当的位置搭上第二朵花，打个结，模样基本成型。

又见大娘变戏法地拿出一根针，粗粗的红线如笔走龙蛇，转眼间，两朵花中间便绽开鲜艳的花蕊，大娘再在藤枝下端点缀几片绿叶，整个工艺最终完成。

要多少钱？有人问。五块，其他的都是三块。大娘稍稍抬起头，将花枝插入塑料瓶，手上又抓起一根草。仔细端详大娘编织的别的东西，三只都是动物，有蟋蟀、蝴蝶，还有一条青蛇。说实话，蟋蟀什么的形象更鲜活，倒卖得便宜。也许是花的手工更复杂吧，我想。刚才看了蛮长时间，还没看完整个过程。

手艺人是位老大娘。花的头发，瘦削的脸上道道皱纹，一阵风过，那皱纹便似乎被扯得深了几分。她的行头很简单。地上一排草，手中一把剪刀，面前是一只空的色拉油塑料瓶，旁边搁个方洞，里面贮了小半瓶清水。我看的时候，大娘正在编结玫瑰花。已有一朵，现在是第二朵。粗糙的大手抓起一

大娘的剪刀早在草上绣花了。不一会儿，长长的草尾巴上就剪出好多细三角缺口，美感陡生。她将草折过，撕去边际。这时我女儿不知哪里嘟噜了句什么，大娘严肃了半天的脸竟笑出声来，头抬起更高，吟吟地望着我家小女儿。

糟了……抬眼望了一会儿，那根漂亮的草竟被撕坏了。大娘懊恼却小心地撇下，挑了另一根继续。我的心思了这小小插曲，蓦地有些沉重起来。

看的人多，买的人少。都围看半天了，但无一人出手相购。春光渐渐明媚，游人开始变多。即便如此，在人烟茂密的大路边，有这么多人看，也少有销路，遑论萧条淡季乃至凛冽严冬了。东西不算贵，一天若能卖出个十几、几十只，能收着几十、上百块

钱，也该是大好的行情。但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却始终看得人多，买的少。

我也没买只看，却无意中和女儿损毁了大娘的一根辛苦草，心里总感到心不安。也再不敢多发一言，只是小心地看着大娘双手灿若莲花，经过一系列繁复的演化，终于捧出了最后的宝贝。

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英气逼人，灿烂若金，实在是漂亮！这次很快有人买下了，三块钱。大娘吁了一口气，站起身，长长舒了下腰，毕竟坐了太久，太累了。

围观的人散了大半，天色已晚，暮气渐至。随着众人下山，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位头发花白青布衣的大娘。春寒未尽，大娘是否也要早些下山，家中老伴是否已开始倚门守望她那佝偻的身影？